□本報各稿皆有版權及著作權不准轉載違者必究□

□戲擬致丁卯年太歲書

（漱石生）

逕啟者、足下繼丙寅太歲之任、而爲今歲丁卯值年太歲、星家推算流年、咸謂運交卯木、逢春發榮滋長、當能氣象一新、惟是丙丁同屬於火、去歲烽火滿天、值年之虎星君、恃其負嵎之威、大開戰禍、不顧人民流離顛沛、言之可傷、今足下若亦縱容武力、任軍閥爭城奪地、惟三窟之是謀、其自爲計則得矣、如小民何、況足下善走、巧於避人、設軍閥於失敗之餘、亦效足下之以兔脫了事、重洋萬里、暫避凶鋒、何異虎星君去年之屢屢縱虎歸山、貽患實甚、亦烏乎可、爲敢函達台端、今歲務新厥猷、化莠爲良、令天下之赳赳武夫、咸歌肅肅兔罝之章、爲國干城、救民塗炭、我民級佩大德、定當沒齒不忘、其有本省圖治本省之人、更宜嚴申兔兒不食窩邊草之戒、勿令魚肉鄉土、勉爲善人、以樹枌榆之望、而致寰宇太平、是尤我民九頓首以求者、足下其能造福蒼生、以慰喁喁望乎、臨穎無任迫切翹企之至、

□新年鞠語

（塵因）

一元復始、萬象更新、此一刹那間、而丁卯之元旦已過度矣、當茲研東暐拍聲中、吾人耳聞目覩、所謂新者、仍是舊譜重翻、各演其例定之戲法、不過一般婦人孺子、穀更幾套漂亮行頭而已、茲談物部、似較往歲、約略翻新、爰就余之所知、特志於次、

▲天蟾舞台、適狸貓換太子之發祥地也、今竟變爲兩性之組合、洵關公共租界之創舉、按其創議之初、原以金少梅爲台柱、復緣故聘姚家母女、距知爲其舞台所得、爰是蓬高掛琴雪芳之頭牌、夫、琴即纔綠艷坤大劇場之馬金鳳、一入都門、身價萬倍、綠此番低眉、斂然與劉喜奎金少梅鼎足、南通小住、又纔狀元郎蠶青、鉅聲因之益震、此次南下、則稱孤道寡、不復闘宮娥擺劇也、從行有碧艷霞者、閒色藝俱佳、他日不難出頭顱角、男角則以周信芳替代常春恒、是仍視連檯戲爲重點、馬連良開條受短期之約、然其死做乾唱、大可與周信芳高百歲稍媲足、然其腔調、殊可迷戀秦樓中之老三老四也、預料今後之天蟾、當首推麻姑（琴伶略有細麻）出世、次則三條破竹竿、（馬周高嗓音皆失潤）合散天花、狸貓恐不復換太子矣、

▲大新舞臺、丙寅開幕後、一再失敗、卒願梅王佔最後勝利、然常之所獲、弗先償土之所失也、茲爲沈少安接辦、沈素重邀角、不重排演連檯戲者、現忽聘常二（春恆）趙四（君玉）等（二者咸恃本戲爲重點）似又違其初志、若是沈之對己、亦可算得大革新矣、然則常之自恃者爲狸貓、趙之所恃者爲天花、今後是佈散天花歟、抑大變狸貓歟、此時殊不敢推測、或謂沈有重邀荀慧生之說、按荀本身之戲甚多、雅不欲受人支配、此說如確、必鬧至一國三公、無所適從也、

▲丹桂第一台、丙寅之春、以邀尚小雲馬連良而獲勝、今本欲再行舊策、以續前約、距知馬受天蟾之聘、尚不願大廈獨支、於是改聘徐（碧雲）譚（富英）獻技、仍貫徹其新春重角之計劃、徐譚均一再南來、技術可毋待嘵舌、惟徐伶略有所志者、彼初來滬、適值盧齊之爭、二次來滬、又逢江浙之戰、海上一隅、則蛇影弓杯、午夜見神見鬼、以至營業消長之間、大受影響、今則又從聯黨之門、江浙之象、又現不安、而英法各租界、午夜戒防、仍如昔狀、豈徐伶不利南來、抑地濕不利徐伶奏技耶、然此次東南之戰局、大可以徐伶卜之、苟今後彼此相安、江浙人士、不再塗炭、斯亦徐伶之命運、大翻新也、或謂余言近於牽強、然則徐伶逃來兩次、迭遇江浙風雲、今來荀風雲四散、寧非吾人之幸福、徐伶之命運翻新乎、

□丁卯年之嫦娥□

□丁卯春詞

（驚蝶）

老去詞人百不堪。沉花邱錦兩成憨。漫將月蔻風情事。譜作茶餘酒後談。

燈火闌珊笑語休。迴眸一粲却成羞。錦衾多麗羅幬暖。乞渦儂家一夕留。

乍卸花袍換繡襦。輕璫的的耀明珠。可憐妝罷低聲問。得似君家小婦無。

銀屏珠箔漏遲遲。春色無端上酒卮。一曲後庭聽未慣。頻卿重插玉參差。

紅燭光搖繡幄重。避人無計穩酥胸。分明一枕襄王夢。只欠巫山兩玉峯。

吾友燭紅生、昨年臘不盡三日、於某劇場、邂逅粲者、邀過其家、一刹那頃、向之笄而弁者、忽又弁而笄矣、於是開樽共飲、相得甚歡、璧日、燭紅過余、告以所遇、且曰、個人風味亦不惡、獨恨巫山欠兩峯爾、余粲然曰、是亦卯年之佳話也、遂即其語點綴紀之、

□舊人度歲之件島

（魚人）

六指翁所辦之舊人公司、經濟狀況、向極窘迫、陰曆年底、尤其犯闞、各職員以薪水無着、勢難卒歲、遂公議以公司中之鉛麥拉（即攝影機）向一天公司抵借洋六百元、俾資渡歲、事隔四日、爲六指翁所知、以攝影機乃公司重要物件、何得貿然出抵、于是大發雷霆、向警察局控告各職員盜物之罪、並要求賠償損失每天一萬元、共計洋四萬元、署員問公司共有資本若干、六指翁答公司資本共六萬元、署員謂公司資本祇六萬元、何能控人損失每天有一萬元之巨、此中顯有不情不實、因斥退不理、六指翁垂頭喪氣、祇得任兩去之二職員揚長而出云、

□鄧演達小史

（民史）

凡讀報者、無不知南方有大偉人、其姓鄧、其名演達、頃爲江西政治委員會主席、論其實權、不啻江西省長也、查鄧在七八年前、流落海上、小說大家許某創某雜誌、曾招之襄理校對、每月僅支薪水八元、本雜誌校對鄧某之照片、嘗一度刊於該雜誌上、某雜誌出版未及數期、即行停刊、鄧棲遲海上、幾有有家歸不得之歎、許某憐之、供其膳宿、如是者數月、忽與民黨中人相稔、遂輾轉赴粵、服務黨政府、以少年幹練、見賞於蔣介石諸人、數年之間、不次遷擢、今則赫然已爲黨中重要人物矣、想其迴憶當年埋頭伏案生涯、當亦有新豐沽酒、無人識馬周之歎也、又何應欽爲上海某某呢絨號小老板、今忽手握重兵、爲黨軍有數人物、亦奇人也

□兔

（曉廬）

虎虎有生氣之虎力大仙、搖頭一變、變而爲兔兒爺、虎與兔大小不同、強弱互異、變幻之速、一至於此、意者虎之別名爲於菟、於菟之兔、本含有一兎字、虎變爲兔、其以於菟爲過渡乎、兔年大局、卜之於兔、兔者吐也、吐故新納、其將特闢一新局勢乎、兔死狐悲、物傷其類、其將一致對外、釋私怨而急國難乎、兎年說兔之報屁股、定有許多兔子、在屁股上活動、雄兔腳撲朔、雌兔眼迷離、一捧熱讀兔園冊子之著作家、又須大做其應時文字矣、金鋼鑽歲首徵稿、編者盼望應時小品、源源而來、大有守株待兔之勢、典略云、兔者明月之精也、兔年之金鋼鑽、當必光芒萬丈、與明月之精相似、兔年之金鋼鑽特約記者、又必寫禿兔毫、以豎富其材料、兔與金鋼鑽之關係如此、當茲歲朝、爰書數語爲金鋼鑽報賀、並爲金剛鑽報讀者賀、

□丁卯

（換鵞詩人）

（調寄調笑令）

丁卯。丁卯。形象易鷄（家畝）張鳥。（丹翁）管教銀樣蠟鎗。效力勿用育事。（西藥名）亨育。亨育。沒個先天不足。

□楊耐梅唱曲到南洋

（雙呆）

楊耐梅紅運當頭、財星高照、或稱之爲電影界中之梅蘭芳、主演各片、俱能賣滿座、一曲粵歌、尤善轟動觀衆、六指翁嘗挾之走京師、叢括京拐子不少袁頭以返、明星公司開映良心復活、延之登台唱乳娘曲、中央大戲院竟日揭『客滿』小牌、楊耐梅風頭之健、誠足以傲睨儕輩矣、客臘、南洋購片商忽然心血來潮、思聘楊赴南洋群島、一現色相、南洋固多兩粵人士、以粵曲相號召、定能攝引僑老香佛、紛紛飛入若輩腰囊之間、因嘗與楊耐梅作一度之接洽、耐梅祇須大拉斯進賬、無有不肯從命之理、惟上海各影片公司聞之、一時奔走相告、以爲此風一啓、實爲國產影片之巨大打擊、蓋上海方面、自任於顏新人的家庭作價之後、幾有每出一片、必須設法一二明星登台、始能叫座之概、他日南洋方面、勢必與上海星同一態度、每出一片、必將以一明星爲腰、故舉起反對、務使不能成爲事實而後已、現聞尚在磋商之中、不知楊耐梅究竟能否成行、須待下回分解云、（編者按、聞楊現已在香港矣、）

卡德大戲院

元旦起開映神州公司最新出品三天

中國空前創作

好兒子

殷殷孫謝
工月　仲
上閑敏父
主演

劇中特點
救火大隊
外行跳舞
跑馬闖禍
爭風相打
仗義救人
門外風光
醫院訂情

□蕭宅鬧鬼記

（鬼董）

鬼神之事、君子弗信、然亦不能闢其必無也、鄂督蕭耀南之死、或曰某大將軍東山再起、臥榻之旁、不能容他人酣睡、以是蕭氏不得其死、要亦成爲疑獄而已、蕭氏無子、一姪嗣爲子、自蕭之死、姪挈其家人、由鄂來滬、卜居某路、行一年矣、去年十二月十一日、蕭之舊僕、忽在寓中大發顛狂、家人正欲延醫救治、其僕忽作蕭氏聲曰、呼某某來、某某、即其姪也、心知有異、亟趨而至、僕又作蕭氏語曰、我已死命、汝何不拜、其姪即拜之、訶有何言、僕即曰、我歎世上諸事、皆有報應、我待覲庭（按爲陳嘉謨之字）不錯、覲庭不應負我、今彼亦有今日、可謂天理昭彰、此外復處分家事數項、皆其姪所不及知者、喧嚷多時、始罷然睡去、及醒問之、依然一僕、借屍還魂、恆有之事、惟云覲庭負我、亦有今日、則蕭氏之死、主其謀者、似又在陳而不在某將軍矣、作惡之事、世間刑戮、或可倖免、而冥冥之中、報施不爽、誰謂惡事之可爲哉、

□乞丐教養院

（宇宙）（室主）

上海一隅、人烟稠密、九流三教、無奇不有、其中最足以礙觀瞻者、則乞丐是焉、故收養乞丐、實爲刻不容緩之舉、南市紳商、有鑒於此、爰就漕河涇鄉、勸地建築上海市乞丐教養院、俾市中乞丐、從此絕跡、凡爲市民、嗜不樂觀厥成、然竊有不能已於言者、請爲吾乞丐教養院籌備諸公陳之、夫乞丐教養院、慈善事業之一也、發起諸公、既以慈善爲懷、則宜多集款項、照市價購地、萬勿以慈善二字爲幌子、硬圈民地、故抑地價、致鄉閭不安、民怨沸騰、此記者亟欲爲諸公告者一也、夫乞丐、猶是人也、不過貧耳、凡屬人類、誰不有衣食住之需要、彼乞丐者、無非爲此需要而求乞於人耳、今諸公旣不願其求乞、則自宜衣之食之住之、而無一或缺、萬勿效滬北某流民棲息所之上下作弊、狼狽爲奸、致使所中流民、時有衣不暖、食不飽之憾、此記者亟欲爲諸公告者二也、夫教養院非養老堂可比、故既惟給養之、又須從而督教之、俾若干年月日後、各成一藝、爲社會添無數有用人才、萬勿祇供衣食住、而視入院者爲放生局中之牲畜也可、此記者所欲爲諸公告者三也、最後記者猶有一言、爲諸公告、即主其事者、須物色一老成持重、臨財毋苟之人充之、否則主任屬員、上下其手、財政淩亂、黑幕重重、其結果無非飽滿一二人之私囊而已、教養云乎哉、

○　○　○　○

□女偉人溫泉試浴記

（吳闇自）（福州寄）

此閩自青天白日而後、招搖過市者、平添若干女偉人、冠圓帽冠、衣男軍衣、履小蠻靴、跨馬巡行、亦有前呼後擁者、皆女衛隊也、其人率列名政治委員、辦公與否、初不得而知、惟足以奮與異性辦公之興、則其成績固甚昭著也、某日、女偉人有勸試浴溫泉之想者、（按此閩浴室皆溫泉、非廣州所有、）即挾四衛隊、昂然進某浴室、主人大京、足恭而進、請閩中風俗、浴室僅供男子之用、浴水污濁、不足辱女郎皓質也、女偉人怫然不悅曰、余素仰福州溫泉、特來一試、何男女分別之有、言旣、逕入室、主人復請曰、設以溫泉爲可嘉、敝處可特備若干、送至尊寓、否則座客將大譁、營業前途、不堪設想、女偉人大笑曰、迂哉、汝等見解、猶是前世紀人物、今爲國民革命時代、除舊布新、此等謬論、宜加痛改、主人無已、乃以電話報告公安局、公安局躊躇久之、始曰、聽之可耳、至是主人無法、而女偉人已赤條條地、嘗試溫泉風味矣、四衛隊或捧舊衣、或捧新衣、或奉烟、或司茶、各執其事、儼如前清貴人、迨之浴罷、揚長而去、主人瞠目送之、其他浴者亦跼蹐無地、初不知女偉人之剏作精神、固新人物不可少之要素也、

□一天影片公司女演員許靜珍□

□上海新年風俗之變遷

（漱石生）

上海新年風俗、歲有變遷、自民國改用陽曆之後、人民雖仍崇尚陰曆新年、而風俗更與昔時漸異、茲爲約舉數端、以實鑽報新年徵稿、倘亦愛讀上海歲時記者所樂觀歟、

□燒歲朝香　昔年城內以城隍廟丹鳳樓兩處爲最多、北市則保安司徒廟（即虹廟）、今城隍廟虹廟如故、而丹鳳樓則民國成立後、已改爲東明學堂、香煙久絕、昔年燒香之人、城內多紳富宅眷、北市則半爲妓寮、每至除夕夜半、俱乘肩輿而往、轎夫於轎金外、例給喜封、頗獲利市三倍、今肩輿已經絕跡、皆乘汽車街車、惟城隍廟不能駛入頭門、故婦女皆須步行而入、非若肩輿之能抬至庭心、相較殊形不便、又居家凡汲用井水者、昔年俱供井泉童子神模、相率焚香點燭、今則自來水偏處設立、各井皆已塡塞、歲朝無此種香蠟矣、

□兜喜神方　滬上習俗、元旦出門、須向喜神方行走、其方位之東西南北、刊載曆書、由日辰之干支而定、羽士更繪尺許紅牋、粘於門上、以示途人、自破曉起、趨者即男女雜沓、不絕於道、然昔皆徒步而行、富家間或乘輿、北市則以妓女爲多、黎明時咸靚妝盛服、結伴遊行於福州路石路一帶、亦有乘馬車者、其人皆珠翠滿頭、互相誇耀、且除雛妓之外、必繫白襴掛廿四之大紅綢裙、儼若良家婦女、至天明後、麕赴張園愚園滄若、見裕客則告矣賀年、遲七時後始歡、今則此風久已歇絕、其有乘汽車包車兜喜神方者、每爲頑兒流氓拋擲金錢砲作惡謔、以致時受驚恐、殊爲大煞風景也、

□拜年　拜年昔日視爲大典、長親處例須自元旦至初三日親往、若至初四初五、便爲不敬、拜年之客、城南乘輿者多、北市則間乘馬車、無不衣冠濟楚、鮮有穿便服者、惟初一二日皆穿天青長褂、初三因値國忌、當穿翻毛、以青種羊窩刀干尖爲入時、若紫貂、則須三品前程方可也、女子之已嫁者、必穿紅裙披風、自辛亥光復以後、滿制剷除、衣冠拜年之禮、於是廢棄、近則愈趨愈簡、每有由郵局遞一卡片爲賀者、除尚陰曆元旦皆然、非復昔之鄭重矣、

□浙江省長不退

（秋渠）

友人自西子湖畔來、爲述蔡省長接任中之趣聞、蓋蔡接任後、用人行政、將有一番大刷新、雖尙未發表、而陳儀舊人、則概在屏除之列、亦猶陳儀接任後、全屏夏超舊人、報施之速、莫甚于此、陳儀於十一月一日接印、至十二月二十四日離任、凡五十有三日、注重讖語者謂富陳接任時、贊禮者禮畢後、有省長退一語、退字不祥、故在任甚暫、因進言殷蔡、於是蔡此次行接印禮、但呼禮畢、而不下退之命令、其能久於其位乎、將於以覘退字之關係、究竟如何矣、

□如是我聞

□明星公司派赴南洋招股之周（劍雲）陳（百鶴）二君、已於客臘廿五日返滬、聞招得股本洋四萬元、今春有再往之說、

□舊曆廿六日、大中華百合公司職員、要求發給雙薪、公司不允、乃全體罷工、以要挾云、

□某記者被捕記

（老偵）

上海牌子最老之某報編輯謝某、兼辦西文某報、因言論偏倚蔣方、爲聯軍所注意、曾派人關切變改論調、某不理、客臘廿六日下午二時、某在報館領取薪金出外、行至盆錦里轉角、忽被二人捕去、當時爲申報館辦事員某君瞥見、疑係綁票、回館後、卽擬報告捕房、距加以探聽、始知以上情事、聞某日被捕後、隨即解至軍司令部云、

□女明星楊愛立最近攝影□